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74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思想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怎樣幹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怎樣戰勝日本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74

文教
思想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怎樣幹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怎樣戰勝日本

戰時小叢刊之四十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和平不可分論 胡愈之 一

戰爭國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怠工 F 白黎 七

戰爭威脅下的世界和平 李維諾夫 一二

國際安全保障問題 李維諾夫 一八

集體的反侵略與集體的保障和平 李維諾夫 三一

加強國聯的威信 李維諾夫 四三

和平國家團結起來 李維諾夫 五三

蘇聯是世界和平堅強的支柱 李維諾夫 五六

中蘇與世界和平 王亞南 七七

保衛中國就是保衛和平 英國共黨 八四

中國爲保衛和平與自由而戰 柯格萊 八七

中日戰爭與世界和平 毛澤東 九〇

和平不可分論

胡愈之

「我們要求和平，但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斯太林

「在永久的戰爭中，人類變成偉大了。在永久的和平中，人類却要毀滅了。」

——希特勒「我的鬥爭」

「一種聯盟的口標，而不包含戰爭的願望，那是無意義而且不值得的。」

——同上

在這年頭兒，名詞是最不容易用的。許多名詞往往給人誤解到可驚的程度。比方把「救國」兩個字解釋作「危害民國」把「和平」解釋作「不抵抗主義」這一類纏夾二先生現在是正多着呢。

因此，本文開頭，有把「和平」這一個普通的名詞，作一番解釋的必要。

表面看來，和平只是「戰爭」的反面。但在實際上，和平的主要含義，却是「侵略」的反面。「侵略」和「和平」是絕對不相容的。但是「戰爭」和「和平」却並非絕對不相容。因為反侵略的戰爭，是為和平所必需的。反之，不抵抗主義者，在客觀上幫助侵略國達到侵略的目的，所以反是和平的罪人。

「和平」「安全」「不侵略」這三個名詞是不能分開的。在消極方面，沒有侵略的事實存在，在積極方面，有相互安全的感覺，這樣才實現了真正的和平。但要達到安全和不侵略的目的，却不能不有反侵略的戰爭，或者反侵略的戰爭的預約。這證明和平並不是消極的反戰爭，就保障和平的主要國際條約而論，國際聯盟盟約並沒有把一切戰爭都一律排除，因此頗爲少數和平主義者所詬病。不過國聯盟約，本身雖有缺點，但是沒有完全否定戰爭這一層，却不是最大缺點。反之，像巴黎非戰公約那樣，並沒有反侵略和安全保障的規定，只是空洞地否定一切戰爭，對於維持和平，反而不及國聯盟約那樣有效。

明白了和平這一個定義之後，方才可以談到和平不可分論。

「和平不可分」是集體安全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集體安全制度的贊成者和反對者，都以和平可分與不可分爲論爭的焦點。現在先從和平不可分說起。和平不可分論是有經濟的、政治的、法理的、道德的這四種論據：

經濟的論據 市場和原料的爭奪，是一切戰爭和侵略的根源。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市場已擴張爲世界的市場，原料也按照世界的規模分配着。一個地方貿易和生產的變動，立刻就影響到全部世界。在無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間，市場與原料的合理的分配，成爲絕對不可能，因此假如一個地方的貿易生產起了變動，全世界經濟就立時失却平衡，所以爲爭奪一個地方的市場和原料的戰爭，往

往擴大而成為世界的戰爭，在互相依賴的世界經濟關係中間，要在某一特殊地帶內，單獨消除戰爭的根源，是斷不可能的。

政治的論據 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和平是倚靠各主要國家的相互對立關係——也就是勢力均衡——而暫時保持着。要是在一個地方和平遭受了破壞，整個國際的對立關係，就起了變化，全部和平再也無法保持。所以就政治上說，局部的和平很少可能。

法理的論據 在一個國家之內，一部分人要是可以隨意破壞法律，逍遙法外，其餘的人民便決不會得到法律的保障。在國際社會也是一樣。假如一部分地方和平遭受破壞，國際法和國際條約便失掉了效用，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便無法保持。

道德的論據 這更容易明白。假如世界一部分地方和平遭受破壞，而其餘部分不加干涉，這說明和平只是為了一部分國家自身的利益，而非一切國家共同的義務。這就等於宣告和平的破產。依照以上的論據，和平是不可分的。要有和平，就是全般的和平，而不是局部的和平。世界上有一個地方沒有和平，全世界也就沒有和平。

但是這樣的說法，對於帝國主義，尤其是對於法西斯國家，是不利的。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另有相反的說法，就是說和平並不是不可分的。他們的論據是這樣的：

第一、集體的和平，就是集體的戰爭。假如全世界國家都受共同的安全公約的束縛，那麼世界上

一個角落裏發生了戰爭，就會立刻變成了全世界的戰爭。所以要減少戰爭的危險性，只有使戰爭局部化。要使戰爭局部化，則一切保障安全的條約，應當以雙方條約或局部安全條約爲限。

第二、國家的外交政策，應以本國利益爲其唯一前提。一個國家對於一切國家的安全，負擔普遍保障的義務，不免和本國利益有損。

第三、以少數強國的同盟，來担任和平的軸心，這比較更有實效。反之，各國一律以平等地位，參加集體和平組織，足以使國際政治失去中心，對於和平，是十分危險的。

但是這三種理由，只是帝國主義者的表面的說法。帝國主義者表面是主張和平的，而實質上是反對和平，主張戰爭和侵略。上述的理由，不過是一種掩護的策略而已。實際上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反對和平不可分的原則的真正理由，就只因爲這個原則是根本不利於侵略戰爭的。法西斯主義者唯一的目的，是侵略戰爭。侵略戰爭決不能一下子就以整個世界來做目標。這必須是逐步漸進或者用個別擊破的方式。法西斯國家主張和甲、乙訂結同盟以侵略丙；達到目的之後，便進一步和甲訂結同盟，以侵略乙；更進一步，則連甲也成爲侵略的目標了。因此法西斯主義者始終主張部分的和平；部分的和平，在實際上只是部分的侵略而已。

所以主張和平與分割的，實際上不是「和平論」而爲「侵略論」。凡是認爲和平可就局部範圍建立的，凡是認爲本國利害無直接關聯的地區，不論和平或戰爭，都不必加以過問的，這都是間

接幫助了侵略戰爭。在戰爭未爆發之前，一切國家的外交家，連侵略國家的外交家在內，沒有一個不稱道和平，主張和平，要求和平。但是誰是真正的和平論者，誰是偽善的和平論者，這最好是用和平不可分論來當作尺度。主張和平不可分的，一定是真正愛好和平的外交家。反之，反對和平不可分論的一定是以和平爲名而實施侵略戰爭的外交家。

這不僅是一種理論的衝突。大戰以後二十年來，和平可分論與和平不可分論這兩派的外交，始終互相對立着。戰後國際聯盟的成立，這是完全根據於和平不可分論的。但是後來許多國家，懷疑國聯，不參加國聯，都只因爲不贊成和平不可分論的緣故。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內，主張國聯成立以後，各國不許再有局部的聯盟。這對於和平不可分論，可算是十分澈底的。可是後來連美國自身都沒有參加國聯。近年美國的外交，始終保持着亞美利加主義的幻想，以爲只要在新大陸保持和平，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和戰爭，都可以不加過問。我們相信在世界其餘部分一旦大戰爆發，美國這種態度是必然要變更的。最近這幾年，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或則退出國聯，或對日內瓦表示消極，並且另外成立了德日協定，日意協定以及柏林羅馬政治軸心，以代替集體安全制度。這些充分表明法西斯國家的對外政策，是與和平不可分論背道而馳的。蘇聯和法國是忠實於和平不可分論的。只有英國却動搖於兩者之間。從新羅迦諾條約問題，格外可以看得明白。德國認爲新羅迦諾條約應限於保障西歐一隅的安全，反對蘇聯加入，而且反對法蘇互助公約。儘管希特勒提出了一大篇的「和平

計劃，」但是德國這種態度，是反蘇聯戰爭的一種準備，乃是很明顯的。反之，法國主張新羅迦諾公約應該包含東歐的安全保障。但英國則徘徊於兩者之間。這樣便造成了新羅迦諾公約談判的僵局。

英國的徘徊動搖的態度，從英國對遠東的政策也可以看出。雖然上次帝國會議中，澳洲首相萊昂斯提出了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的計劃，但是張伯倫和艾登却置之不問，甚且和日本進行雙方合作的談判。英國對於和平不可分論，沒有信心，從這裏可以看出。

但是最近這幾年來，每件事實都證明和平不可分論是正確的。就最近幾年的三次重要的侵略戰爭來說，一在亞洲的中國，一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亞，一在歐洲的西班牙，表面上這三個地方的戰爭，是不相關的。但實際上，假如不是日本首先向中國進攻，而得到勝利，墨索里尼未必有這胆量，敢在阿比西尼亞用兵，而西班牙戰爭的延長，和法西斯國家的積極干涉，是由於滿洲事件和阿比西尼亞事件的後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關東軍武力佔領瀋陽這一件事，不只是破壞遠東和平罷了，而且也破壞了非洲的和平。要是滿洲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軍隊實行抗戰，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對侵略國實施制裁，不但遠東和平可以保全，也許阿比西尼亞可以不至於亡國，西班牙內戰，也不會像這樣的擴大吧。

說到西班牙內戰，從開始的時候起，已經不是內戰而是外來的侵略戰爭，弗郎哥不過是執行德意兩個侵略國的命令而已。但是英法政府却認為只要把戰事限制在西班牙國境以內就沒有事了。

這意思產生了所謂「不干涉政策」，但是不干涉政策的結果，只是便利了德意干涉西班牙內戰。直到現在，戰事一天天擴大，國際形勢一天天複雜，恐怕到末了，伊卑利亞半島的戰亂，將不免成爲歐洲大戰的序幕。假如英法當局明瞭和平是不可分的，開始就援助政府軍，把叛軍消滅，歐洲和平斷不至像目前那樣危急罷。

不錯，我們不能相信戰爭是一定可以避免的。中國反抗侵略的戰爭，固然是必要的，就是世界大戰，照目前的局勢，也免不了有一天來到。可是維持和平，正像堵決口一樣，在這最後一天到來之前，假如能夠用一切和平力量，把每一個小決口都堵塞了，說不定洪水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依然不可能，那麼在大戰爆發之後，一切和平力量聯合起來，可以把戰爭縮短，而使侵略國不能達到目的。這比之家袖手旁觀，讓侵略國個別擊破這方式，要好得多。

總之，和平是不可分的。只有建立集體安全制度，才能促成集體的持久的和平。而在我們被侵略的國家，更只有堅決抵抗侵略，才能以我們自己的主動力，促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戰爭國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怠工

F 白黎

——爲布魯塞會議而作

最近一星期是世界和平事業最慘澹的一個星期。世界上兩處戰神猖獗的地方，侵略者都得到了進步。

在西班牙和在中國，人們又看到了民主國的連帶責任。十一月二日，英國政府決議派商業代表赴薩拉曼加斯（西叛軍首府）同日又悉英國將承認薩拉曼加斯駐倫敦代表，因此，該決議的作用是不容懷疑的。無論艾登怎樣聲明，這是部分的外交上承認叛軍，英國作這一決議的那天，正是墨索里尼飛機慘炸列尼達的那天，弗郎哥得到外交上承認的時候，正在弗郎哥封鎖西政府口岸潛越作戰權利之後。此外，叛軍領袖更下面的禁令通知外國領事：禁止船隻夜間通過西班牙領海，禁止船隻進出西政府口岸，宣布沒收西政府口岸洋面的一切貨物。

弗郎哥的此種舉動自然是與干涉沒有關係的。但法國政府却保持着對比勒牛斯山的封鎖。法政府將怎樣同意英政府的態度呢？十一月八日艾登在衆議院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回答說，已經不斷地把事情通知法國，但英國政府並不擬要求法國同意。法國關員應在法英合作的此種解釋中得一些教訓。

英國決議的目的是在影響法國政府。這一目的部分的已經達到了。張伯倫首相已把承認弗郎哥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了。即使法國政府不敢步英國政府的後塵，但它却找得到繼續堅持干涉政策的根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干涉政策的擁護者，採用怎樣不正確的理由。人們根據一些幻

想的消息，說意大利放棄西班牙冒險了，說意大利已經召回它的步兵了。這種消息是沒有一點正確性的，雖則所謂西班牙之友以廣布此種消息之責自任。相反的，對馬洛爾加的攻擊從沒有這樣激烈。倘相信輿論，說意大利既放棄它的冒險事業，開放比勒牛斯山的門戶是不必要的，而比爾保將軍正在進攻巴利爾，他將從巴利爾出發作密洛爾加和馬德里的總攻。

另一在今日用以反對西班牙的危險理由是，因為民主派的事業已經失敗了，改變對西班牙的國際政策是無濟於事的。這是怯懦派十五個月以來常說的傳統論據：「三個月以前西班牙還有救，現在已經遲了。」對於此種失敗宣傳非以全力予以打擊不可。一年前，人們駭怕馬德里在幾日之內便要陷落，馬德里依然如故。

一年前共和政府沒有陸軍。今日共和政府的抗戰有五十萬的兵力。事實是民主派在最近幾天內已能成就多次的勝利了。此外，事實是叛軍雖在北戰場獲勝，但六星期來未能開始對馬德里的進攻。

在西班牙和中國的戰場上，和平力量的抵抗力非常強大。但應予此種力量以鼓勵和幫助的力量却對此種抵抗力怠工。

在這一觀點上，布魯塞會議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布魯塞會議是一切有意於維持遠東和平的國家都參加的。這些國家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

的優勢很大。至少遠超過日本侵略者的勢力。侵略者的勝利不但對英美是顯明的危險，即對於法國亦然。印度支那的報紙已明白表現它們對於中國戰事可能發展的不安。最後要說的，暹羅在經濟上已經是依附國了，變暹羅為日本保護國的計劃是有的。

侵略者特別容易受窘。他需要用以生活——尤其是用以作戰——的物品，而這些物品又只能仰賴於有意於維持和平的國家。因此，只要共同努力就可以強迫侵略者放棄它手下的犧牲者，強力恢復知平。

現在是問題的另一面。當布魯塞會議正在開會的時候，德意日簽訂了一個協定，它們在這一協定上公布了它們的志願：干涉一切它們所認為有「共產主義破壞」危險的國家。

此種信條威脅着一切愛護和平的國家。一切國家，只要日本、德國或意國垂涎它的富源或領土，都可以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國家。

換句話說，布魯塞會議在討論一種已經開始的侵略，而侵略則聯合他的兩位卑鄙的弟兄公布他將來進行別種侵略的志願。

和平國家怎樣予以回答呢？從第一天起，布魯塞會議主席斯巴克外長就宣布會議不是法庭了。他們的集會不是為了審理和處罰，而是為了敷衍一切「合法的利益。」在此種情形下，個別的國家想第二次邀請侵略者。因為怕被嚴厲拒絕，人們走了另一條路。人們給他一個怯懦溫和無以復加的

牒文。在這牒文裏人們差不多還向天皇道歉，說因為這一着妨害了他對中國城市的轟炸。

接着就是開始等待。爲了便於會議延會和挽救會議的面子，艾登提議組織小委員會，它的任務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絡。這一委員會組織起來與否以及它的成分如何，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艾登是想——意大利日本同盟者——參加在裏面的。

這就是說，英國統治階級對於瓜分中國的問題已經決定態度，已經承認華北日本保護權的建立。這是布魯塞會議到現在爲止的結果。這是值得一切和平之友的嚴厲批評的。

無疑義的，如果美國代表援助蘇聯代表李維洛夫的努力，一如羅斯福總統支加哥演說後所能期待於他們的一樣，那會議的面貌，便將另一樣。如此，美國總統的演說非在法國和英國得到熱烈的歡迎不可。但事實並不如此。

羅斯福總統曾號召各民族成立和平民主陣線，旭丹和張伯倫回答他說，法國和英國拒絕思想上的十字軍。

事情不是永遠可以等着自己來結束的！和平勢力既藉口不願成立十字軍而拒絕和平勢力的團結，而軍閥日本，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則對全世界公布了它們以侵略爲目的的神聖同盟。布魯塞會議的經紀人，是值得在和平忘工者的座位上，挨着倫敦委員會佔一席的。